

一般字典上,只有“思绪”,没有“思絮”。“絮”者,指棉絮或棉絮一样的东西,如柳絮、芦絮等。也有“絮叨的话”,称作“絮语”。我的博爱县青天河之旅,确有“登山则情满于山,观海则意溢于海”那么一点感觉,一路思绪纷飞,绵绵如絮,我暂无寄存的“空筐”,只好不顾声律、不计平仄,借几个词牌聊以存之……

随笔

思絮飘落青天河

王继兴

外,青天河景区还有三姑泉、佛耳峡、靳家岭、月山寺等共七大游览区、308个景点组成,是河南省最具魅力的十佳风景名胜名区之一,素有“北方三峡”之称和“奇泉异洞盖中原”之誉。大泉湖长7.5公里,我们乘船漂流,正所谓:湖映蓝天清能饮,山缀红叶秀可餐!实在令人心旷神怡,游目骋怀!真正是:斑斓秋色满画廊,清澈碧水一河诗!

浣溪沙 乘舟赏画廊

放眼看群山,霜叶一丛丛。更兼天朗月光明,万壑千山遍捺脂胭红。鸡啼农家乐,雁鸣金秋颂,条条石径云里行,个个倩影都在画图中。

如梦令 赏流泉飞瀑

大泉湖,是青天河景区之最。此

一泉”的三姑泉。由于水源丰富,致使处处流泉,时时飞瀑。那飞瀑,悬在山崖上飘然而下,宛若画廊里悬挂的“条幅”,长短参差,溢光流彩,皆造化笔意,自然天成。船在行进中,不时有人惊呼:“看,野猴!”“啊呀,俩!”果然,在一条飞瀑的崖畔,一只老猴抱着一只小猴,十分好奇又十分天真地眨着眼睛和我们逗乐。有时,因船头击浪,哗然作声,会将那画中的水鸟闹然惊飞!啊——

长相思 过吊桥

吊桥头,望层楼,清溪欢唱潺潺流,豁然忘忧愁。心悠悠,神悠悠,斑斓秋色浓似酒,醉意在心头。

“万山红遍,层林尽染。”那是远景。将相机的长焦拉近,从景框里看到的,是山崖上一丛霜后的黄栌树。那飒爽迷人的身姿,那俏丽耀眼的红叶,虽非梅花,胜似梅花,我忽然想起了毛泽东同志写的《卜算子 咏梅》。他吟咏的是冬,我看到的是秋。于是,我这样写道:

卜算子 山崖枝头俏

春归时已久,暮然春又到。青天河畔山崖上,处处枝头俏。霜叶红于花,色彩倍妖娆。伊若山姑着艳装,眯着眼睛笑。

长相思 过吊桥

吊桥头,望层楼,清溪欢唱潺潺流,豁然忘忧愁。心悠悠,神悠悠,斑斓秋色浓似酒,醉意在心头。



雪山草地

吴树强

《HOW & WHY》是一套影响奥巴马、克林顿等几代人成长的经典科普作品。

新书架

《HOW & WHY》

田李

什么”,集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体。相信《HOW & WHY》美国经典少儿百科全书将以其极具吸引力的内容捕获孩子们的心,并激发孩子们探索科学知识的激情。《HOW & WHY》美国经典少儿百科全书全一册(共七册)包括:《神奇的动物世界》《奇妙的植物世界》《它们怎么工作》《那是怎么回事》《地球密码》《宇宙探秘》《有趣的形状和数》。

北门锁钥,出自《左传·僖公三十三年》:“杞子自郑使告于秦曰:‘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,若潜师以来,国可得也。’”这一成语的产生,可以说关系到郑国的生死存亡。

公元前630年,晋文公重耳因郑国先对其无理,联合秦国攻打郑国。晋军驻扎函陵(今新郑市北郊),秦军驻扎汜南(即今新郑东北之马陵岗),形势十分危急。后秦穆公在郑国小吏烛之武的劝说下,与郑国结盟,退兵而去。晋文公见秦撤兵,自感势力单薄,只好退去。不料不久后,本来相安无事的秦、郑关系,却因一个情报,再生波澜。

北门锁钥

李齐通

再说郑穆公接到弦高报告,知道秦国准备配合杞子,偷袭郑国,立即派人查看杞子的住处,发现他们已打好行装,磨好武器,喂饱了战马,随时准备出击。于是派武皇子将杞子等人礼送出境。杞子逃往齐国,逢孙、相孙逃至宋国,一场里应外合、偷袭郑国的阴谋,就此土崩瓦解。

头牛犒劳秦军,再将情报速送郑国。孟明知道消息败露,郑国已有准备,在灭了滑国之后,只好退兵而去了。

再说郑穆公接到弦高报告,知道秦国准备配合杞子,偷袭郑国,立即派人查看杞子的住处,发现他们已打好行装,磨好武器,喂饱了战马,随时准备出击。于是派武皇子将杞子等人礼送出境。杞子逃往齐国,逢孙、相孙逃至宋国,一场里应外合、偷袭郑国的阴谋,就此土崩瓦解。

国家经济的发展,社会的进步,往往是在人们不经意间通过某些行业的消失反映出来的。换言之,某些行业的消失,恰恰彰显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和进步。

笔者粗略地算了一下,改革开放以来,发现以下行业已不复存在。

旅游景点照相行业:改革开放以前,我国老百姓家庭相机拥有量不足百分之十。许多出差或旅游人员,都想在当地的旅游景点留个影,可是又苦于没有相机,于是,全国各地旅游景点的照相行业便应运而生。那时,甬说北京天安门景点照相生意火爆,就连我市二七

绿城杂俎

消失的行业

刘开生

纪念塔景点的几个照相商户,每天也是从早忙到晚,常年都是忙忙碌碌的。哪知“好景不长”,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,这种情况发生了逆转——全国各景点的照相行业陆续开始萎缩,渐渐地就消失了。原因是相机普及了,出差或外出旅游的人几乎没有不带相机的。有的人家,相机还不止一部,既有传统相机,又有数码相机,有的人手机还能照相,更是方便。

城里流动做家具行业:“文革”结束后,农村中一些有木工手艺且又有经济头脑的人开始进城谋生。全国各大中城市都活跃着一支打造家具的个体流动队伍,人称木匠(工)或做家具的。城里人家或娶媳妇,或嫁闺女,都少不了要请木匠做几件家具。请木匠做家具的条件,雇方除了管吃管住,还要向木匠交押金或包干工钱和粮票。此行业在城里也就存在了大约10年左右的光景,八十年代末开始出现颓势,以后逐渐消失。消失原因是多方面的:家具厂家多了,式样多了,人们选择家具的余地更大了。买家具较之做家具,省事不说,价格也与做家具差不多。

洗染行业:该行业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存在时间较长,这与过去我国低下的生产力水平、落后的生产工艺以及人民群众较低的消费水平有关。记得小时候,我母亲就是个业“洗染匠”。过去,买布要布票,因家里孩子多,所发布票不够用,母亲就托人从农村老家买些粗布。粗布一般都是白颜色的,还得自己根据需要的颜色染。于是,母亲就到化工商店里买回深蓝色的染料,在家里找口大铁锅自己染。染好的粗布或给我们做棉衣里儿,或用作被子里儿。那时,我们姊妹穿的衣服,过几年褪色了,也是母亲帮我们染或送到洗染店去染,母亲称这叫复色。改革开放30多年来,我国纺织行业生产力水平提高了,生产工艺提高了,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,常常是一件新衣穿不几年就淘汰了,没有人再拿旧衣服到洗染店去

“复色”了。所以才使得过去城里的洗染店“寿终正寝”,代之以专收西服等高档服装的干洗店了。

织补衣服行业:过去由于穷,人们添件新衣不容易。新衣穿得再爱惜,有时也难免会因不小心而被挂破。心爱的衣服出现点瑕疵,扔是舍不得的,唯一的办法就是到织补店修补一下再穿。故在改革开放以前,大中城市里的织补店星罗棋布。有的织补师织补技术高得很,经其修补过的衣服竟能完好如初。然而,再好的织补师如今也都“下岗”了,因为织补行业像其他消失的行业一样,也陆续消失了。这说明现在

人们的衣服面料质量好,耐穿,不容易烂。再就是人们的富裕程度提高了,思想观念改变了,有点几瑕疵的衣服或舍弃不穿或捐往灾区,而不必再送织补店织补了。

修伞行业:在我的记忆里,过去每年春天,城里各单位的家属院里就会活跃着一批修理雨伞的手艺人。他们走街串巷,不停地吆喝“修理雨伞,修理雨伞……”吆喝声响起之后,总能招来一些拿着坏了的雨伞前去修理的人。可是,现在修伞师傅早已无影无踪,原因与上述消失的行业不无雷同,皆因人们生活水平提高,修伞业已没有市场所致。

换面条行业:现在城市集贸市场面条铺的面条都是论斤卖的。可改革开放以前却不是这样,那时国家实行计划经济,粮食统购统销。居民吃面条,只能带上自家由国有粮店统一供应的面粉去面条铺兑换,一斤面粉换一斤二两面条,交两分钱加工费。当时面条铺没有粮食指标,有钱也买不来面粉,只能如此经营。大概从八十年代开始,原本意义上的面条铺消失了,换面条改成了卖面条,居民们再也不用像过去那样拿面粉换面条了。拿钱买面条较之过去拿面粉换面条,生活显得方便多了。在这由“换”到“卖”的转变过程中,国家悄然完成了两种经济制度的转变,即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。

改革开放32年了,消失的行业远非上述几种,像磨剪刀、菜刀、担挑剃头的,印刷行业、排字的,铁匠铺打铁的,修钢笔的,邮局里代人写信的,拉平板车的,补锅补碗的,河里摆渡的,拍电报、卖传呼机的,出租唱片、录像带、磁带的,农村宰猪的(屠夫),吹糖人的,捏面人的,等等等等,这许许多多的旧行业,如今都已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或正在消失。我们的国家和社会,犹如凤凰涅槃一样,通过一些旧行业的消失而涅槃愈加美好,人民生活愈加方便,愈加幸福。

他就这样微笑着看了我几分钟,才缓缓说道:“你终于发怒了,很难得。这是个好现象,对于你的抑郁症来说。”

然后他就转身回到办公室,那个背影很冷漠,让我无法理解。护士长把门关上,看了一眼萧医生的背影,摇了摇头:“你别怪萧医生,他已经为这个病号垫了好几个月的医药费,还替这病号申请了医保医疗救助金,但民政以他多监护人理由没有通过。”

萧医生也发现了我的一个特点,我虽然厌恶自己,而且一如既往地用沉默来回答他的问题。但我很有同情心,特别是看到比我状况还差的病人时。

所以萧医生给了我一个任务,让我帮忙照料其他病人,比如扫扫地,看护病人吃药之类的简单活儿。据萧医生说,这样对我的抑郁症很有好处,我能在帮助别人的同时,重建我的人格自信,找回我的自尊。

原来,我们在给予时也能得到。入院一个月,萧医生确认我的自杀欲望不再那么强烈后,放宽了对我的看护。甚至准许我去女病号楼帮忙打扫卫生,给花浇水,给病人喂药。这点让不少病号十分羡慕,在精神病院里,男女病人是严格分开的。在这种狭小的活动空间里,男女的那种本能欲望更容易被唤醒。别以为我们得了精神病就变成木头了,疯子不是傻子,这是两个概念,虽然都是脑子里出了点差错。

我的病房也从一楼换到了二楼,据老病号说等换到三楼的时候,我就差不多可以离开这儿了。因为四楼是给那些基本上无康复可能的病人养老用的,四楼的那些病号将在这里过完他们的一生。

我觉得四楼的病人其实是幸运的,甚至是幸福的。因为在经过过这样的绝望之后,已经疲惫不堪的家人还愿意掏钱给精神病院,养着他。而

张学群书 王维(副张少府)

对此愚谦颇为犹豫不决。“这个女孩子我一点也不了解,我离开中国的时候,她才八九岁。”愚谦摇头无奈地说:“我倒是真想把我儿子接出来,但是谁也不知道他在哪里。”

他还活着吗?但最好不要问愚谦这样的话。“你外甥女是怎么想的?没有中学毕业证书,就想回德国来读大学,这是不可能的。”

“也许她可以到大学去做旁听生吧!”愚谦说,“我可以去向德文系的同事,有没有这样的机会?”

“或者我们把她送到私人的语言学校去。”我说。

“三年?”

当我一想到把愚谦的外甥女接出来,给她付学费,给她买保险,给她零用钱,也许还要另外给她租房子的,我的心就立刻提起来了。如果不给她租房,和我们住一起?我们哪有地方给她住啊!

“你能拒绝帮助她吗?”我问。

“不行,她是我姐姐唯一的女儿,我们得帮助她。对我们中国人来说,帮助侄子、侄女、外甥、外甥女学习是一种道德观念。我们这个家庭属于一个大家庭,我的叔叔不是也帮助我受教育了吗?不行,我欠我姐姐太多,她为我受了不少苦,我一定要帮助她的女儿。”

“你欠他们太多?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要对此负责。文化大革命把人们弄得都要发疯了。”

“可是我姐姐一定不这么看。如果不逃离中国,在我姐姐和哥哥身上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。”

“你姐姐愚谦是怎样一个人?我总感觉她是一个很有气魄的女人,是吗?”

“愚谦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。”愚谦说“她比我大四岁,我从小就听她的,她经常带着我出去,譬如上教堂啊,参加唱诗班啊。”从愚谦嘴里我知道,愚谦在读中学的时候是虔诚的基督徒,到了大学,先后参加了学生运动,并且为了正义走上街头,参加了“反饥饿、反内战”的大游行。虽然她在政治上很活跃,但她仍然是全班最好的学生之一。1949年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,她先是在全国总工会工作,后来调到全国妇联。

“这样说来,看样子我们要帮助你姐姐的女儿了。”

“慢着,我得先写封信回去,问问我姐姐,同不同意她的女儿出来。”

不久,朱蕾又来信了,要求我们一定要把她接出来,并说母亲支持她的愿望。而姐姐愚谦写得含蓄,她说:“自从我的大儿子患白血病逝世以后,我不希望再丢掉一个孩子,那我简直活不成了。”

为什么她说她会丢掉一个女儿呢?她只不过出来念几年书啊。她是不是怕女儿在这儿会发生什么事?当然这种事很难说,不能说百分之百有保障的。我心里打了一个问号。

“如果她在德国找了一个男朋友呢,那怎么办?”我问愚谦。

“那么她也要把他带回中国去。”愚谦说。“不然她妈妈怎么受得了?”

我越来越希望有一个中国亲戚在我们的周围生活,这一定是很有意思和刺激的事。对愚谦来说,也是一个安慰,这样他可以少想家了。

我给朱蕾及时间回了一封信,那是用中文写的,我花了好几个钟头,费了不少精力,总算用中文正楷把它写完了,这是我写的第一封中文信,写给愚谦的外甥女,也就是我的外甥女了。我希望更多地了解她,希望更快地见到她。我很快就收到了她的回信,她给我寄了她的照片,介绍她自己,并且表示了对她的一个外国舅妈的敬爱。

为了朱蕾到汉堡来,愚谦腾出了他的工作室给她住,他问我:“我以后再去哪办公呢?”

“在卧室。我们可以把卧室隔成两层,上面是我们睡觉的地方,下面是你的办公桌。”我说。

“儿子关新来信了,一天晚上到吃饭的时间了,愚谦还没有回来,他还在大学干什么呀?我觉得很奇怪,于是打电话给他,他还在办公室里。”

“你还不回家啊?饭菜都做好了。”

“我马上回来。”他用嘶哑的声音回答我。

“发生了什么事吗?”

“没有。”

没有这两个字他说得那么轻,更让我觉得不正常了,莫非他在大学受到了什么气?

大学离我们很近,骑自行车只要几分钟,不一会儿他真的回来了。脸色苍白,两眼红肿,我惊讶得连手里的饭菜盘子都差点拿不住了。

“你怎么了?脸色这么难看?”

不是像瘦子一样,被抛弃到大街上。我开始想瘦子,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。可能和我想象的一样,正在某个大垃圾箱里翻吃的吧。

就在我想瘦子的时候,海洛因突然在窗前惊叹一声:“精神病院里来了个美人儿!哎,唐平,快看,美女耶!”

我没有理他,现在就是地震了我也不想动弹一下,我只想静静地坐着,等死。

海洛因本着他那对人非一般的热情方式,将我从上拉到床边。于是,我看到了那一串欢快的音符。

楼下有一个穿着白色连衣裙的精灵,正踩着这串欢快的音符飞奔在精神病院里。她右手提着一个高跟鞋,光着脚,像一只受惊的小鹿在精神病院里四处逃窜。她迎风的秀发像小溪里流淌着的乐章,为这死气沉沉的精神病院带来了一股生气。

她的身后跟着一群气喘吁吁的护士和医生,她身边频频回顾自己的身后。那是小鸟依人一般的恐惧眼神,越是恐惧,她的眸子越是楚楚动人。她躲的不是医生和护士,她躲的是自己的影子。

这个小精灵提着高跟鞋在阳光下和自己的影子赛跑,裙摆倾斜着这个世界,她的身后跟着一群纯白色的追随者。这个画面在我的视野中定格,放大,我坍塌的记忆深处有个声音在咆哮着:怎么会是她!为什么……

小精灵终于停下了,她找到了大楼的阴影,她躲在大楼的阴影里瑟瑟发抖,像一只无助的小白兔。护士和医生小心地围住了她,抓住了这只惊慌的小白兔,这场追逐游戏以毫无意外的方式收场。在小白兔被送进女病号楼之后,男病号楼窗前的病人们也各自归位。

海洛因还锲而不舍地在窗前眺望,我静静地坐回床,想一个我不得不想的问题,为什么会在这里遇到她?是命运的安排吗?为什么偏偏是她?

过了一会,海洛因终于放弃了,坐到我身边,“哎!唐平,一会儿你去女病号楼帮忙时别忘了打探一下消息,问问那姑娘叫什么名字。”

我没有说话,这个女人的出现,只会让我的抑郁情绪更厉害。我觉得浑身像被什么挤压着,透不过气来,我的自杀欲望又上来了,而且比以前更强烈。

连载

精神科医师

李林麒

萧医生也发现了我的一个特点,我虽然厌恶自己,而且一如既往地用沉默来回答他的问题。但我很有同情心,特别是看到比我状况还差的病人时。

所以萧医生给了我一个任务,让我帮忙照料其他病人,比如扫扫地,看护病人吃药之类的简单活儿。据萧医生说,这样对我的抑郁症很有好处,我能在帮助别人的同时,重建我的人格自信,找回我的自尊。

原来,我们在给予时也能得到。入院一个月,萧医生确认我的自杀欲望不再那么强烈后,放宽了对我的看护。甚至准许我去女病号楼帮忙打扫卫生,给花浇水,给病人喂药。这点让不少病号十分羡慕,在精神病院里,男女病人是严格分开的。在这种狭小的活动空间里,男女的那种本能欲望更容易被唤醒。别以为我们得了精神病就变成木头了,疯子不是傻子,这是两个概念,虽然都是脑子里出了点差错。

我的病房也从一楼换到了二楼,据老病号说等换到三楼的时候,我就差不多可以离开这儿了。因为四楼是给那些基本上无康复可能的病人养老用的,四楼的那些病号将在这里过完他们的一生。

我觉得四楼的病人其实是幸运的,甚至是幸福的。因为在经过过这样的绝望之后,已经疲惫不堪的家人还愿意掏钱给精神病院,养着他。而

他就这样微笑着看了我几分钟,才缓缓说道:“你终于发怒了,很难得。这是个好现象,对于你的抑郁症来说。”

然后他就转身回到办公室,那个背影很冷漠,让我无法理解。护士长把门关上,看了一眼萧医生的背影,摇了摇头:“你别怪萧医生,他已经为这个病号垫了好几个月的医药费,还替这病号申请了医保医疗救助金,但民政以他多监护人理由没有通过。”

萧医生也发现了我的一个特点,我虽然厌恶自己,而且一如既往地用沉默来回答他的问题。但我很有同情心,特别是看到比我状况还差的病人时。

所以萧医生给了我一个任务,让我帮忙照料其他病人,比如扫扫地,看护病人吃药之类的简单活儿。据萧医生说,这样对我的抑郁症很有好处,我能在帮助别人的同时,重建我的人格自信,找回我的自尊。

原来,我们在给予时也能得到。入院一个月,萧医生确认我的自杀欲望不再那么强烈后,放宽了对我的看护。甚至准许我去女病号楼帮忙打扫卫生,给花浇水,给病人喂药。这点让不少病号十分羡慕,在精神病院里,男女病人是严格分开的。在这种狭小的活动空间里,男女的那种本能欲望更容易被唤醒。别以为我们得了精神病就变成木头了,疯子不是傻子,这是两个概念,虽然都是脑子里出了点差错。

我的病房也从一楼换到了二楼,据老病号说等换到三楼的时候,我就差不多可以离开这儿了。因为四楼是给那些基本上无康复可能的病人养老用的,四楼的那些病号将在这里过完他们的一生。

我觉得四楼的病人其实是幸运的,甚至是幸福的。因为在经过过这样的绝望之后,已经疲惫不堪的家人还愿意掏钱给精神病院,养着他。而